



胡西园和首只“国产灯泡”

潘玉毅



亚浦耳灯泡广告海报

等来第一只国产电灯的出现。

电灯泡真的有那么难生产吗?不信邪的胡西园心中憋着一口气。他暗暗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用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灯泡。

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胡西园除了谋生之需,把剩下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电灯泡的研制上。电光源在当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制造灯泡的工艺复杂不说,相关的原材料也十分匮乏,需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极为昂贵。但再多的困难都难不倒有心人。

不懂制作工艺,那就自行摸索,胡西园一边搜寻着报纸杂志上对于电灯泡制作的介绍,一边跳进图书馆的浩瀚书海之中,翻找有用的资料。

有了理论的支撑,还需要实践的验证。为此,胡西园专门腾出了家里的一间房子用作实验室,为节省开支,他从市场上淘来旧材料、旧设备。与此同时还找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周志廉和钟训贤。

电灯泡试制的过程并不顺利,几个人窝在并不宽敞的房间里,进行着无休止的尝试。走气、漏电、断丝、裂壳、爆炸……终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后,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1921年4月4日,第一只国产灯泡——长丝白炽灯泡成功地制造了出来。

为了将实验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第二年,胡西园变卖了部分家产,从日本人手中购得两套生产灯泡的旧机器,又租了一间厂房,开始了电灯泡生产国产化的漫漫征途。

与丰满的理想形成鲜明对比的,往往是骨感的现实。由于技术、设备、原材料等多方面的掣肘,第一批生产出来的电灯泡,其成本高出销价的10余倍,根本无法走向市场。但胡西园哪有这么容易服输?他转头盘下了一家德

宁波市镇海区的宁波帮博物馆陈列着一只名为“亚浦耳”的靛蓝色灯泡,简介上写着——中国首创,省电耐用。“亚浦耳”是灯泡厂的名字,它的创办者是镇海人胡西园。

2004年,收藏爱好者沈先生去上海古玩市场淘货时看到这只彩色灯泡便将它买了下来,还随附一张1935年的发票。2009年,沈先生把这只灯泡送到了宁波帮博物馆筹建办公室。

灯泡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架上,一个故事却在展架之外延伸开来。

上世纪末,电灯泡漂洋过海出现在了上海街头,仿佛无数颗亮闪闪的星星降落在人间,让本就十分气派的大都市愈显繁华。这种不用油、不须火就能发出光的东西当时吸引了很多人,更被文人骚客冠以“赛明月”的雅称。殷富之家出身的少年胡西园亦深深地被它所吸引。

胡西园与电灯泡的结缘始于一次偶然。有一日,他跟随家中长辈前往上海游玩,入夜路过一个大商铺时,发现橱窗里安装的电灯闪闪发亮,好似在冲他眨眼,于是便下意识地凑到近前,眼睛如同雷达一般前前后后扫视了一圈,却发现光源的那头既没有点火的痕迹,也没有盛装“洋油”的容器。那这灯是怎么亮的呢?胡西园趴在橱窗前陷入了沉思。

从上海回来以后,商铺橱窗里安装的那盏电灯泡如同种子一般在胡西园的脑海里生了根、发了芽,并且越长越大,他常常暗自思量,想要亲手造一只电灯泡出来。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梦想是最大的动力”这句话在胡西园身上得到了印证。他从镇海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此踏上了“电”“光”之旅。

虽然通过如饥似渴的学习,专业知识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资本倾轧,想要研制电灯也不是容易的事。

放眼当时的中国,许多大城市诸如北京、天津、上海,都已普遍使用电灯照明,数量还颇为可观,然而电灯虽多,却都来自国外进口,没有一只是中国制造的。

1897年,也就是胡西园出生那年,慈城人孙衡甫便创立了宁波电灯厂,通过380/220伏线路向市中心主要商业区和少数居民供电,开启了甬城有电的历史。遗憾的是,那时候的电灯厂只是给电灯供电的,并不生产电灯。后宁波电灯厂因亏赔殆尽而停业,1909年,宁波工商界人士顾元琛、戴瑞卿、王萌亭集资8.28万银圆筹办和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原址上建成装机120千瓦的新发电厂。新成立的公司名字里虽然也有“电灯”二字,但人们依然没有

麋鹿毁国

佟雨航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欲做中原盟主,但楚成王不服,于是齐桓公派兵攻打楚国。但由于楚国国内粮食充足、城墙坚固,齐军久攻不下,还损兵折将。这时,宰相管仲献计于齐桓公:只要如此这般做,不动一刀,不杀一人,便能让楚国臣服。齐桓公听了,拍手称妙。

齐桓公依计而行,下令撤回军队,主动与楚国握手言和,并达成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签订友好条约后不久,管仲便派出十支齐国商队到楚国境内购买麋鹿,在楚国原本卖2个铜钱一头的麋鹿,齐国商人开出5个铜钱一头的高价,后来又涨到10个铜钱一头,最后竟飙涨到了40个铜钱一头的天价。

一头麋鹿的价钱竟相当于几千斤粮食的价钱!而楚国境内麋鹿多得不得了,很容易就能猎捕到。于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楚国百姓纷纷放下农具,走出农田,手持猎捕工具蜂拥进深山去猎捕麋鹿;甚至有一些楚国兵士也停止训练,将兵器换成猎捕工具偷偷上山猎捕麋鹿。而楚成王及满朝大臣获悉此事,非但没有觉得不妥,反而觉得这是件振兴本国经济的好事,不但没有加以阻止,还大力提倡。就这样,楚国老百姓都进山猎捕麋鹿去了,再没有农民愿意下田里种植庄稼了。仅仅几个月时间,楚国的农田里不见庄稼只见荒草,但楚国上下没人觉得可惜——农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怕什么,可以花钱到邻国去买啊,反正百姓们捕鹿卖鹿的钱够买上吃几年的粮食了。于是,楚国国内缺粮食了,就派人花钱到周边邻国去买。

两年后,楚国变得非常的富裕,国库堆满了铜钱,百姓手里也有花不完的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粮食得需要从别国购买。这时,管仲见时机已然成熟,便对齐桓公说:“大王,现在可以起兵攻打楚国了。”楚成王做梦也没有想到,齐军会再次卷土重来。虽然齐军依然还是先前那个齐军,而此时楚国却不是先前的那个楚国——虽城墙依然坚固如初,但城内却没多少粮食,有的只是堆积如山的铜钱。因为打仗不能缺少粮食,楚王便派人去邻国购买,但通往邻国的道路都被齐军把守着,根本出不去。

没有粮食吃,楚军只能饿着肚子和齐军打仗,战斗力大幅下降,战场上的一触即溃。直到此时,楚成王才回过神来,知道了管仲的计谋,忙派大臣向齐桓公求和,同意楚国向齐国俯首称臣。

不把眼光放长远,只顾眼前利益,最终只能受制于人,也会使自己失去更多。

古镇戏事

董宇

我们那是古镇,岁月的深巷里,吹糖人、捏面人的师傅满街来回走,卖彩球和冰糖葫芦的小摊位,还有各种货铺摊,更是惹眼和逗人。但最热闹的,还是古镇的戏事。

乡亲们过大年,或收拾完农活有了闲,记忆中的乡戏就一场接一场地开始上演了。古镇街中心有一处戏园子,来看戏的人一拨接一拨这儿赶,像赶年会。小孩子不懂戏路,更不知故事的曲折离奇,但比大人还兴奋,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戏园子自然成了开心的乐园。那时我是个小戏迷,虽不懂戏穿了长袖阔袍的古装戏,但逢戏必看。哪天有一场没到,就像瘪了的气球一样打不起精神来。

戏园子里看戏的人爆满,台下可是个热闹地,一排排筒易座位上人影晃动,清凉的空气里流动着看不见的热流。老爷爷、老奶奶、小媳妇、壮如牛的庄稼汉,还有跑前踮后的小顽童,都拥挤成了一锅粥,戏园子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窝,古镇的乡土民风和热闹事儿,像是都来这里躲藏了。

棒鼓手“啪、啪、啪”几声脆打,台上三阵锣鼓敲过,戏要开演了。幕一拉开,台下唰地一片井然,一双双如珠的大眼睛静止了一般,乱哄哄的戏园子转眼成了安静有序的讲堂。

戏台上,长袖甩成了旋风,高帮靴踏出一阵烟。小丫裹着一身花套衣衫,迈着碎步缓缓走来。歌直的黑脸暴怒无常,打着转儿“喳喳”地叫个不停。倜傥的书生便是另一个模样,扇子一滑,像掠过一缕春风。演员一个个走进角色里,戏台像是穿越时空走来,演员观众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台上西征,烈马腾空,武将操戈,战旗舞起西风。又是盔甲嘶吼,跟斗翻卷,擂鼓震天,酣战卷起尘烟。演员一头埋进戏中走不出来,一场场战事淹没了,忽又从历史的隧道中跑出来。观众看到北宋,看到南陈,看穿了世间美丑和爱国豪情。

古镇戏台上,我一场接一场地看过好多戏,如《杨家将》《木兰从军》《精忠报国》《小罗成》《霸王别姬》,还有《西厢记》《将相和》《桃花扇》《卷席筒》《玉堂春》和《大闹天宫》《武松传》等。这些虽是乡戏,上演在小镇的舞台上,却自有天然野趣之美,像自然长成一粒粒小珍珠,深埋在记忆中。古镇的乡戏,有的豪情满怀,震撼人心,有的则千回百转,曲折离奇。有的又凄婉悲切,有的还惹笑逗趣,乡亲们很是喜闻乐见。这些古典名戏,演员个个使出了本事,有的唱腔圆润甜美,有的又悲悲切切,声泪俱下,生生把台下唱出一片唏嘘。还有的声音轻柔明亮,高亢处,如百灵鸟飞。热闹的乡戏,把乡亲们唱得一会儿豪气满怀,一会儿又抹泪掩面。它唱活了乡韵,唱活了岁月,唱活了古镇。

戏散,窄斜的小道上,三五成群的乡亲仍没从戏中走出来,听得一位老奶奶扯着嗓门说,这秦桧咋就这样祸害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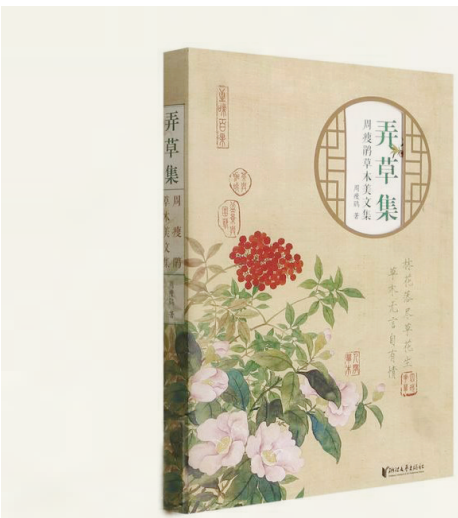
《东方欲晓》

汤青摄

从光阴中采撷绿意

——读周瘦鹃《弄草集》

钟芳



晓起推窗,可望花草繁盛;一方庭院,胜过诗和远方。因为喜欢时花弄草,我非常爱读有关花草的书。《弄草集》是周瘦鹃所著的花草散文作品集,文笔优美,行文流畅,感情真挚,娓娓道来,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一卷在手,让人宛如置身于美景里,徜徉于绿意中。

周瘦鹃生于清末,集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于一身,先后办过《紫罗兰》《半月》《礼拜六》《良友》等刊物,是中国第一位翻译高尔基作品《叛徒的母亲》的翻译家。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被鲁迅誉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瘦鹃在文学创作外,从事园艺工作,在自家庭园里栽花培草、种植盆景,开辟了有名的“紫兰小筑”,人称周家花园。爱莲堂、紫罗兰庵、寒香阁、且住等四间屋以及一个曲尺形的廊下,陈列着大小不等、风格迥异的盆栽和盆景,松柏古拙苍劲、苍翠欲滴;榆树和雀梅落叶枝现,典雅高洁,三

角枫色彩艳丽,极富诗情画意……园子里也种满了重瓣紫藤、三角枫、五针松、孩儿莲、四季玉兰、黄天竺、珠花、桂花、昙花、芭蕉、牡丹、红豆树、古柏等各色花木,此谢彼开,其间还有假山石峰、石台石墩,皆可品赏。

“我性爱花木,终年为花木颠倒,为花木服务。服务之暇,还要向故纸堆中找寻有关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展钞撰写,积累起来,作为枕中秘笈。”周瘦鹃称自己为种花人,他的女儿回忆:“种花人,是父亲这么称呼他自己的。”在亲自栽种花草之余,周瘦鹃又就园林艺术花花草草写下了大量的小品文字,包括《花前琐记》《花花草草》《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行云集》《花弄影集》等多种。这些文章知识性和趣味性兼具,既有品种和花期方面的知识,有栽种和瓶供方面的指南,有对历史和文化的回顾,更有情愫和感受的抒怀。曾有学者评论,周瘦鹃先生的散文成就高于小说创作,并将花木小品、山水游记、民俗掌故视为其“三绝”。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除了漫谈我所喜爱的花木事以外,也谈及文学艺术,名胜风俗,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谈;一方面歌颂我们祖国的伟大,一方面表示我们生活的美满”。

这部《弄草集》收录了周瘦鹃所写的关于草木的近50篇散文,分为“人间草木”“至味百果”“盆景与园艺”等章节。这些精美隽秀的千字小品介绍了作者对于草木、瓜果种植的心得经历,有关盆景和园艺的

一些问题和常识,以及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吟咏草木瓜果的诗词典故。譬如在《西王母杖》一文中,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引用朱熹诗“雨余芽甲翠光匀,芍药成蹊亦自春”,陆游诗“雪霁茅堂钟磬清,晨斋枸杞一杯羹”,既能让人感到亲切,又能让人从中学到知识,开阔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弄草集》根据文章内容配了上百幅精美的中国古画,譬如唐寅、沈周、恽寿平、齐白石、王冕、吴昌硕等人的画作,此外还一并录下了这些画作的题款,高雅闲适,极具观赏性,和内容相得益彰,令读者在欣赏作者优美文字的同时,也在古典艺术的海洋中怡然遨游,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

花草树木,是我们永远追寻的那片养眼之最。《弄草集》堪称一本难得的关于草木鉴赏和盆景园艺的散文集,透过字里行间,足以看到生活的纯美与可爱。忙了一天,或有闲暇,我们不妨学学作者,与各种花草草邂逅,闻着花香,看着花开,听着鸟鸣,不辜负岁月的美。

文学社

